



在古人画作中看到四时捺钵

挑灯小语

□ 霜枫酒红



在一家契丹文化专题博物馆里曾经看到四幅巨大辽代陵墓壁画，内容反映的是当时的四时捺钵。画面形象生动，有动物、植物，还有活动场景，创作风格显然受到了当时的汉族绘画艺术影响。这样的作品不仅是难得的艺术佳作，也是珍贵的文物史料。

说到契丹，这个民族虽然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，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式而存在，但是其创造的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像五京的建筑艺术至今让人着迷，上京临潢府（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县）、中京大定府（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）、东京辽阳府（今辽宁省辽阳市）、南京析津府（北京市）、西京大同府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的城池、古塔、庙宇、陵寝等建筑艺术辉煌震撼。其中陵寝出土的绘画艺术以直观的方式让人看到了大约10个世纪前的契丹人生活方式，感受到他们的审美趣味，同时让古老的史籍记载不再抽象。

契丹族源于森林活跃于草原，他们和大自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。时间上，一年四季他们在疆域内游走捺钵；空间上，东西南北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驻足。正是这种独

特的政治与生活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，形成了别样的艺术遗存。

有人说，如果要问哪个朝代的帝王最忙的话，那估计应该是辽代。因为辽代的帝王一生基本上是一直在捺钵之中。捺钵，是契丹语音译，最初指狩猎、围猎，后来含义演变行帐、营盘，相当于中原帝王的行在、行宫。不过与行宫不同的是，辽国的帝王不是朝政处理累了之后去捺钵，而是一年四季不是在捺钵就是在去捺钵的路上。《辽史·营卫志》就说，“四时各有行在之所，谓之捺钵。”辽代之后的金、元、清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。

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最鼎盛时，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，疆域北到外兴安岭、贝加尔湖一线，东临库页岛，西跨阿尔泰山，南抵今天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。这样一个政权虽然仿效唐、宋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城郭，但没有形成一个联系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国境内分布着诸多部族，向北统辖着蒙古高原上的敌烈、室韦、靺鞨、奚等各部，至辽太宗时期“兼制中国，官分南、北，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”。在这样广阔的疆域内四时捺钵，处理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等事务，不仅仅像汉人

典籍中所说“畜牧畋渔以食，皮毛以衣，转徙随时，车马为家”这样的简单记载，而是一个成系统的政权存在方式。

近些年，伴随着辽代考古学的深入发展，一批契丹皇室与贵族壁画墓葬被发现与发掘，让今人对契丹族和辽国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其中，在契丹腹地辽京地区考古出土的《四季山水图》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辽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一面。

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中，分布着被统称为庆陵的契丹皇陵。在埋藏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的东陵墓道之中，发掘出一系列以人物和山水为题材的大型壁画，面积达到120平方米。壁画作者在墓壁与门墙上涂抹上膏灰，再以彩色染料绘制作品。其中以中室四壁上所绘的四幅山水图最具特色，被史学界认为是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四季景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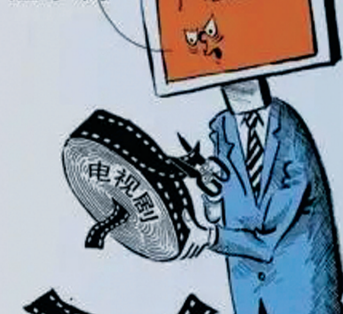
《四季山水图》的《春捺钵》绘于东陵中室东南壁，画面主要表现的是契丹人生活的北方草地山林春季景色。画面中春意盎然，树木茂盛，杏花盛开，蒲公英绽放，溪水潺潺，天鹅、鸳鸯、野鸭等水禽嬉戏，天空中飞行大雁向北飞来。《夏捺钵》绘于中室西南壁，画中空白云朵朵，溪

水边生长着茂密的树林，山丘上三株牡丹花生机勃勃，山野间还有芍药、山菊、百合花等盛开。群鹿和野猪活跃在田野上，有的觅食，有的伫立，有的哺乳。整幅壁画以牡丹和群鹿为主，表现出北国夏季山花烂漫的美丽景象。《秋捺钵》绘于中室西北壁，山野间的树木有翠绿、暗绿、橙红、紫红、杏黄、枯黄等各种色彩。落叶松已凋落，大雁南飞，成行成对。山间野猪行走，群鹿追逐。整幅作品展现了契丹故地秋季的迷人景致。《冬捺钵》绘于中室东北壁，画中溪水结冰，树木大部分已经落叶，草木枯黄，只有苍松依旧绿色，野猪伏藏，群鹿或觅食或伫立。

看过这四幅作品，北国四季风光跃然，四时捺钵也顿显生动形象。四幅作品也说明，四时捺钵作为契丹皇室的治国理政方式和贵族传统游牧习俗，在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。与四时捺钵绘画相呼应的是，辽代的织绣品图案中有春水秋山纹，反映的就是契丹族四季中的两项活动，即春日水边“纵鹰鹤捕鹅雁”，秋季入林围猎野兽。春水秋山纹同样艺术地向今人呈现了远去的历史景观，和《四季山水图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注水剧” 终将失去市场

注水剧



近日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剧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规划备案和内容审查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继续加强“注水剧”治理，并针对部分剧集以拆分成上下部、拍摄多季等方式规避集数要求的问题作出更为精细化、更具操作性的规定。这是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、引导创作质量提升的积极信号，引发业界普遍关注。

“注水剧”即被人为拉长剧情的作品，涉及内容生产、制作、播出等多个环节，大致分为几种情况。一是人物设定喧宾夺主。剧中配角戏份过多，甚至超过主角，这虽能使次要形象更加生动饱满，却背离了“配角之戏在精不在多”的创作规律，更导致主角与配角之间界限模糊，带来主线故事不够明朗、支线故事太过庞杂等问题。二是故事情节牵强就繁。有些剧集故意用拖慢动作节奏、废话当台词等方式拉长剧情，抑或“戏不够情来凑”，陷入循环往复的套路中无法自拔，稀释剧集应有的情节黏度和叙事张力，给人节奏缓慢、生拉硬扯、索然无趣的印象。三是制播方式花招频现。通过空镜头、回忆镜头等形式对同一素材进行反复剪辑利用，或增加前情提要、先导预告时长，或把剧集拆分成几季分别播出。这些“注水”手段，潜藏于作品制播过程中，实施起来更为隐秘便捷。凡此种种，使很多原本有望成为精品的剧集沦为“注水”生产线上的工业产品，虽有“其表”却败絮“其中”，极尽“鸿篇”却难成“巨制”。

为何“注水”现象会大行其道？这

是多方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形成的一种默契。国产剧版权主要采取“按集计价”的交易模式，所以当制作方和播出机构约定好单集价格后，增加集数成为快速提升盈利能力的捷径。播出机构在播放剧集前，也可能对作品进行再度“注水”。因为集数越多，广告承载空间越大，获得的广告收益越高。广告主同样青睐长剧，毕竟集数多意味着品牌宣传和曝光的周期长、目标受众的黏性强，对相关话题的发酵更有利。甚至有从业者表示，“‘黑红也是红’，只要有话题热度，批评反倒会为剧集博得更多眼球”。一波操作下来，即便最终面世的作品艺术水准低，相关利益方也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从商业层面考虑，从业者通过制作长剧获得利益本无可厚非。但如果为了赚“快钱”牺牲艺术品质，一味地“注水”，就会带偏创作风气，阻碍影视业的高质量发展。长此以往，必然遭到市场的反噬、观众的抛弃。

当前，我国影视业已进入深度调整期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。剧集由长入短，精品化、专业化、多样化已成大势所趋。数据显示，全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从2016年平均每部44.6集降低至2022年的33.0集。《山海情》《县委大院》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《开端》等剧集集数不多，篇幅不长，却皆凭借扎实的故事情节、清晰的叙事脉络、鲜活的人物形象收获广大观众的掌声和赞誉。反观一些有“大演员+大IP”加持的“注水长剧”，热度后劲却明显不足，成绩远不及预期。可见市场已回归理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自身质

量过硬，才能始终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在视听文艺供给愈加丰富多元的背景下，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艺术品位大幅提升，对剧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。纵观当前的全球剧集市场，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普遍专注于短剧，即以高额的投入和较长的制作周期深耕短小精悍的剧集。再看国内市场，科技驱动大视听格局加速构建，网络微短剧等视听文艺新样态以“微而精、短而美”为观众打开新的审美空间，显露出不容小觑的发展潜力。在经济学上，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。试想，当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、高质量供给又创造更高品位的审美需求时，不尊重观众的“注水剧”还能走多远？

在快速发展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下，阵痛期考验和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。要想挤掉“注水剧”的水分，打造更多高品质作品，需要从审核立项、制作播出、宣传营销各环节形成一套有利于发挥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体制机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剧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规划备案和内容审查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发布正当其时。当然，我们仍需认识到，整治“注水剧”不能一蹴而就，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。但阵痛是为了新生。唯有敬畏观众、潜心创作、遵循艺术规律，下好利于当前和立足长远的“一盘棋”，才能让剧集市场呈现一派风清气朗、健康发展的动人景象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相声创作要以人为本

不久前，第十四届北京青年相声节落幕。在接下来的专题研讨会上，就新时代相声艺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风向的讨论值得创作者思考。

本届相声节呈现了三个方面的亮点：一是出现了女性视角的作品，相声《女神养成记》从女性大学生的角度来解读大学生活和人生规划；二是风格独特，比如相声《说实论俗》的表演风格极其有特点，完全颠覆了逻辑思维和聊天规范，为墨守成规的表演模式注入了新活力；三是技巧有所拓展，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让观众看到了青年相声演员对相声技巧的新应用，演员的诗词集汇也让大家看到了技巧内涵的新空间。

“规律”，是专家们说到相声创演现状时最常提到的词语。“青年演员必须要先守正，遵守相声规律。”有专家提到当下相声表演“唯包袱主义”的现象说，在创作过程中要警惕“唯包袱主义”，包袱可以借鉴，但不能照搬，要化用为自己的东西，正如侯宝林先生所言，“恰到好处，留有余地，宁可不够，不可过头”。

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、北京曲协副主席刘颖则认为，现在相声行业里有两支队伍——一部分演员明白相声、钟爱相声、追求相声艺术表达；另一部分人则是以带有“相声状态”的形式来表演，只有“相声状态”，缺乏“相声内涵”。“相声是有创作规律的，说学逗唱都有规矩。真正的相声演员是有功力、有艺术涵养和自我追求的。”刘颖表示，演员要去了解相声的创作历史和发展历史，扎实打好基本功。

“要创作好相声，传统一定要学，新的东西也一定要接触。”相声作家廉春明特别谈到了创作者对“当下”的关注：相声创作要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写起，抓住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，作品才能接地气，“相声是说唱文学，也是文学，文学就是人学，你不写人物，不抓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，作品就是不成功的”。 据《中国艺术报》